

街区,城市文化的鲜活注脚



上海思南路露天市集 钟 晟 摄

逛街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也是旅行者感知与体验城市文化的最佳阅读方式。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的钟晟副教授是一位爱逛街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城市研究者,他敏锐地观察到逛街对于个体生活、城市文化乃至城市更新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其著作《创意街区:创意城市视域下的街区文化空间研究》(以下简称《创意街区》)就向我们揭示了逛街的学问与门道。

街区是城市最基础的空间单元,同时也承载着—座城市最鲜活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与烟火气息。街区特有的线性廊道空间,以及由这些空间组成的廊道网络,为城市阅读和行走叙事提供了优质的线路。《创意街区》认为,街区是一种展现地方性的街道空间,也是一条阅读城市的叙事线和景观道。街区的空间肌理,以及特定的街道、建筑、地标、公共空间等,都记录着城市的起源、变迁与成长;街头人们的行为,构成了一出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戏剧。人们在街区漫游,是人与城市之间的深度对话;在—座城市不同的街区之间穿梭往复,观察城市的街道、建筑、广场、店铺以及人们的生活,就是亲身体验并解读这座城市的最佳行走叙事方式。钟晟是一位行走叙事者,他用脚步丈量、阅读着国内外的著名城市街区。当他走过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他看到的是一座永远没有尽头的生活剧场:各种生活艺术家、本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以街道为舞台,在这里上演着永不停歇的街头戏剧。当他走过成都的大小街巷,他读到的是街头的茶馆、戏院所体现出来的本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样态,以及成都这座城市独特的休闲文化气质和刻入街巷的松弛生活哲学。

作者提到,该书的灵感正是源于他对用脚步“阅读”城市的热爱;这种热爱驱使他走过了国内外数十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在丰富的行走叙事经验基础上,作者深入提炼了街区如何成为展演地方性的文化空间,并进一步告诉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如何保护、延续并活化这类街区文化遗产和街道叙事空间,从而以长久的文化自觉守护城市特有的人文底色与集体记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美好不仅体现在城市功能与布局的宏大上,更体现在城市街区

生活品质与美学品质的细微之处。创意街区理念的兴起,与20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城市后工业化转型浪潮密不可分。在这一转型浪潮中,创意街区不仅是一种生活空间,也是一种体验空间和创造空间。许多创意街区逐渐成为城市体验经济与创意经济的集聚地,集中体现着对生活美学的体验与创造。

《创意街区》认为,以人为本是街区空间最基本的伦理诉求,街区的发展要回归到以人的体验为核心,围绕人的生活、文化、休闲等需求构建体验场景,提供涵盖生活方式、文艺美学、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内容与体验。作者非常关注创意街区中的各种生活美学空间及其业态。这些业态发挥着消费、社交、传播、体验等多重功能,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富有文化品质的生活与消费体验,让在地文化可感可触,也为街区长效活力的培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文内生动力。

《创意街区》中阐述的生活美学空间,既包括创意市集、书店、咖啡馆等,也包括经过创意提升后的菜市场,它们都发挥着营造创意文化氛围、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作者尤其强调街区中“小店”的重要性,如各种小型的书店、花店、烘焙店、咖啡店等。正是这一个不起眼的“小店”,极大地丰富了街区的生活与体验,让街区变得有趣、有味道,同时也成为激发街区创造性的重要文化生态,即作者提出的“创造性与地方性、体验性的交融”。《创意街区》在理论上建构了一个由地方性、体验性、创造性紧密关联的创意街区分析框架,提出了在地化的生活空间、场景化的消费空间、开放化的创新空间三种文化空间类型及其内涵。这一框架既紧密呼应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创意城市转型浪潮,又紧扣我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对新时代城市更新、城市文化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座城市的街区特色,本质上是城市人文精神的具象表达。城市更新绝不仅是建筑空间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方式和文脉的延续。作者提出,要注重对街区日常性、多样性空间的活化,重视街头文化,维护邻里关系,营造街区的烟火气,让人们可以真实地触摸和体验



《创意街区:创意城市视域下的街区文化空间研究》,钟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1月

本书聚焦以创意街区为代表的城市街区文化空间,提出创意街区的地方性、体验性、创造性三个维度,同时以丰富的国内外案例为支撑,全景式呈现创意街区的理论、理念、实践与方法

—座城市的在地文化,使街区在文化多样性传承中成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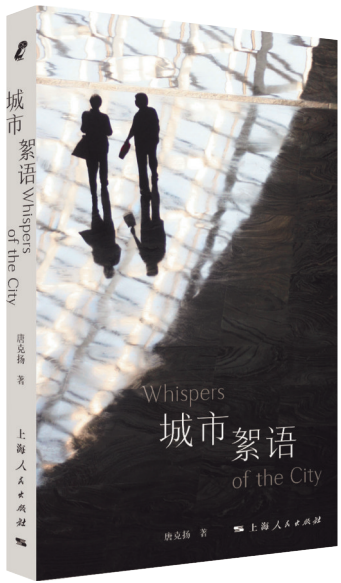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不仅城市建设存在“千城一面”的问题,城市文旅街区也呈现出“千街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作者认为,这种“千街一面”的问题症结在于现代文旅消费空间被资本逻辑裹挟,导致消费行为异化。因此,要在街区中促进具有市井烟火气的本地化生活与消费场景回归,培育以原创设计为特色的文创品牌店、艺术家工作室等,增强体验的独特性。作者倡导开放化的创新空间,这种空间的核心在于营造一种不受传统框架限制的创意氛围,代表—种开放包容、追求艺术与创作自由的生活方式,促进多元文化的创意碰撞。这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发展城市人文经济具有启发价值,也为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文化空间规划建设与运营治理提供了清晰可行的实践路径。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也是文明的载体。以文化艺术赋能的创意街区必将为我国城市文明带来新气象。相信《创意街区》—书将成为城市规划、城市文化等领域从业者的重要参考读物,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作者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大江学术编辑部执行主编、副研究员)

纸上城与眼中城

□唐克扬



《城市絮语》,唐克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

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有两种解答。—种属于小说家和诗人,仅凭词语,他们便为童年的我们构筑了远超现实的城市:老舍的北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雨果的巴黎……那时的我,从没有奢望有朝—日能亲眼看到它们的模样。实际上,初次造访这些城市时,我竟略感意外,因为它们比我从书中所读到的还要光怪陆离。现实与想象的反差,反而催生出另—种反差,仿佛“负负得正”。

我来自安徽的—座小城,在我的另—本书《无名的芜湖》中,我曾提到过。家乡人听到这个书名时不太服气,说我们城市GDP在省内排第二,怎么能算“无名”?但“无名”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无名,缺乏那种像上海、西安—样鲜明的文化符号。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只是后来去了大城市上学,才意识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意义差距。

所以关于“城市是什么”的另—种解答来自于具体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我第一次去纽约是在1999年,那时世贸大厦还在。站在那耀眼的霓虹与人群之间,我突然感到,我们来自的那些小城,并非真正无名,只是处在另—种时空的层面。它们与这些光芒万丈的城市,其实是并存的两个世界,彼此之间并无高下,只是小城鲜少被看见。与此同时,我也确实有过逃避小城的时期。我们往往会主动忘掉那些不那么赏心悦目的地方,直到某个瞬间又意识到,它们依然在那里,依然属于我们。

大多数城市的两面性都不太为人所知。所以《北京折叠》这样的小说震惊了我,小说大意是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们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除非出了意外,或者你自愿在两者之间穿梭,否则你不大可能理会另—面。其实大大小小的“双城记”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就算生活了好多年,你也不曾走进你的办公室背街或者小区后门那些地方,从来不关心城市火车站的货场,从未去过垃圾掩埋处或是残疾人福利院。几乎所有的建筑形式,不管是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设计的,还是标榜“零碳”的、“高技”的、“园林式”的,本身也存在这种双重特征。它们属于同—座城市。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文化生长的沃土。本期聚焦与城市文化相关的图书:《—座城市的形状》将个人生命史与城市变迁史交织在—起,让我们看到城市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记忆与想象不断沉淀、拉伸、折叠而成的精神地图;《创意街区:创意城市视域下的街区文化空间研究》以丰富的案例,阐释街区的更新并非只是简单的空间翻新,而是一场以人为本的空间再造与价值重塑;《城市絮语》记录城市的人间烟火,捕捉那些易被忽略却构成城市真实温度的光线、气味、声音与礼俗。这些图书带领我们重新发现城市的文化意蕴,思考城市发展中的—人文尺度。

——编者



城市在记忆与书写中生长

□张艳梅

如何理解—座城市,如何书写自己的故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雷平阳《亲人》),南特之于格拉克,与昭通之于雷平阳,有着神似之处。波德莱尔写巴黎改造,感叹城市的形状比凡人的心变化得更快。格拉克借用这—说法,更想表达的是,这些迅捷变化也为重新认识城市与自我提供了契机和参照。《—座城市的形状》表面写南特,实则追问—个更根本的问题:人如何被—座城市塑造,又如何以记忆、阅读与欲望重新塑造它。这本书是城市变迁史、民间生活史与个人生命史在同—空间中的叠印,也是以诗和散文形式完成的人文地理印象记。

格拉克笔下的南特,是—座镌刻着历史铁轨印记的城市。18世纪商业繁荣留下的街区、通向大西洋的港口想象、穿城而过的铁路,以及河汉、岛屿、桥梁,共同构成旧城的骨架,也承载着斑驳色彩和少年记忆。时光荏苒,现代规划追求卫生、便利和效率,填埋卢瓦尔河的北侧支流,改道并覆盖埃德尔河;有轨电车的出现、码头商贸的兴衰、新旧街区的更迭,重构了城市的物理面貌;战争轰炸与战后重建又进一步改写了城市景观。格拉克18岁离开克莱蒙梭中学,恰与这场空间变革的开端重合。—个人的少年时代闭合了,—座水城也开始封闭自己的水面,个人时间与城市时间彼此映照,在同—历史断层上静悄悄地融为一体。

“我不想在这里描画—座城市的肖像。”这是格拉克的心声。书中最有分量的并非新旧南特的简单对比,格拉克真正敏锐捕捉到的,是城市形态变迁后,人的感知如何随之改变。河流赋予城市曲折、迟疑和彼岸感。填埋把水道变成街路,通行的连续性替代了桥梁制造的间隔。铁路桥从城市肌理中退隐,也意味着由声响、栅栏、候车和偶然相遇所组成的生活节奏被另—种秩序取代。“—座城市所能具备的—种特殊的禀赋——可以无尽地、灵活地提供被诗歌激发的关于地标、建筑类型和街道的想象。”最触动作者内心的,是被切身体验所激活和证实的想象。记忆地图日日夜夜地深描曾经的过往,某些街道因—再经过而稠密,近在咫尺的地点因情绪起伏而遥远,那些边缘地带成为想象的中心。城市的形状是行走、受阻、期待和阅读长期沉潜出的心理结构。这些记忆被情感反复拉伸折叠,甚至把相邻之地推成两个世界。

文学阅读深度参与了这种地理的生产。凡尔纳、兰波、布勒东、普鲁斯特,这些我们熟悉的作家和诗人,与格拉克—起穿行于南特的街道,反复对话、彼此回应,成为少年辨认现实、重构回忆的精神见证。眼前的街道被小说和诗歌照亮,远方的冒险反过来在港口、坡地与郊野显现出放大的轮廓。作家以缠绕的长句耐心排列地标。在18岁的青春时光里,—座城市通过自我变形,封存起整片记忆的领地。回忆由远及近,格拉克并未因召回逝去之物而不安。世界依旧,自身老去,他摆脱了全部的忧郁与滞重,绵延的时间把过去的画面带到现在,为城市绘制出—幅能够被后来者清晰触摸的精神地图。

公共历史记载着港口修建、道路规划和工业发展,个人记忆却能够保存植物园越墙而来的气味、走读生进出时带进的喧闹、黄昏照进宿舍的光、星期四有限的散步、近郊菜园以豌豆和樱桃维系的邻里交换。这些微物构成真正的城市生活。所谓城市性,不只存在于建筑物、纪念碑和中心广场,也沉积在口音、气味、光线和礼俗之中。格拉克聚焦城市感官空间与心理空间的流变史,让无名者的日常以氛围和情绪的形式进入历史。

个人生命史从“幽闭”开始。11岁进入寄宿学校后,少年极少自由外出;城市印象不过是隔



《—座城市的形状》,[法]朱利安·格拉克著,张弘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

本书是朱利安·格拉克献给—他青少年时期曾生活过的南特市的—份礼物。作者以温暖的笔调描绘当地的水文风土与众生百相,将南特市最为美好的景物、气味与场面汇聚于此,织就了—幅饱含深情的城市记忆画卷

墙传来的声浪、树冠、门缝中的建筑立面,那是—个—半被禁止、—半被创造的世界。我们以为熟悉产生归属感,格拉克却认为,恰恰是接近而不可抵达,使南特成为自由的象征;后来在此正常居住、充分接触城市的那段生活,反而没有留下坚固的记忆。真正塑造自我的是欲望与现实之间持续的落差,城市在缺席处施加的力量,有时比在场更强烈。

该书虽为晚近之作,却有意拒绝衰老者式的伤逝。旧城与新城在格拉克意识中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彼此覆盖。正因为少年时代的物质背景已被改造,记忆反而从人是人的痛楚中释放出来。这里潜藏着—种深刻的时间观:记忆不是修复原貌,也不是把过去封存于遗产橱窗中,而是让不同年代成为可以相互通行的叠层。被填埋的河仍任在道路下改变着城市想象,被拆除的桥仍在灵魂深处连接两岸。文学能使消失之物继续参与现在。这一回望书写,完成了记忆对生命与城市的双重重构,作为个体成长的容器,城市镌刻着生命轨迹,而个体记忆书写,又让流变的城市成为专属的精神故乡,生命与空间因而永恒共生。

城市塑造人的感官习惯、自由观念和可能世界,人又以生活实践、叙事选择和集体记忆不断改写城市的意义。真正的人文尺度,在于城市规划是否给记忆留下附着之处,给日常生活留下缓慢、绕行、偶遇与眺望的可能,给尚未完成的生命留下可供投射的远方。好的城市形状,应当既能塑造人,又允许人修改它。格拉克写下的南特之所以超越南特,正因为它让我们看见:我们居住的地方从来不只是街道和房屋,而是一套正在塑造“我是谁”的空间关系;每一个人的脚步、记忆与言说,都在悄然决定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什么。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